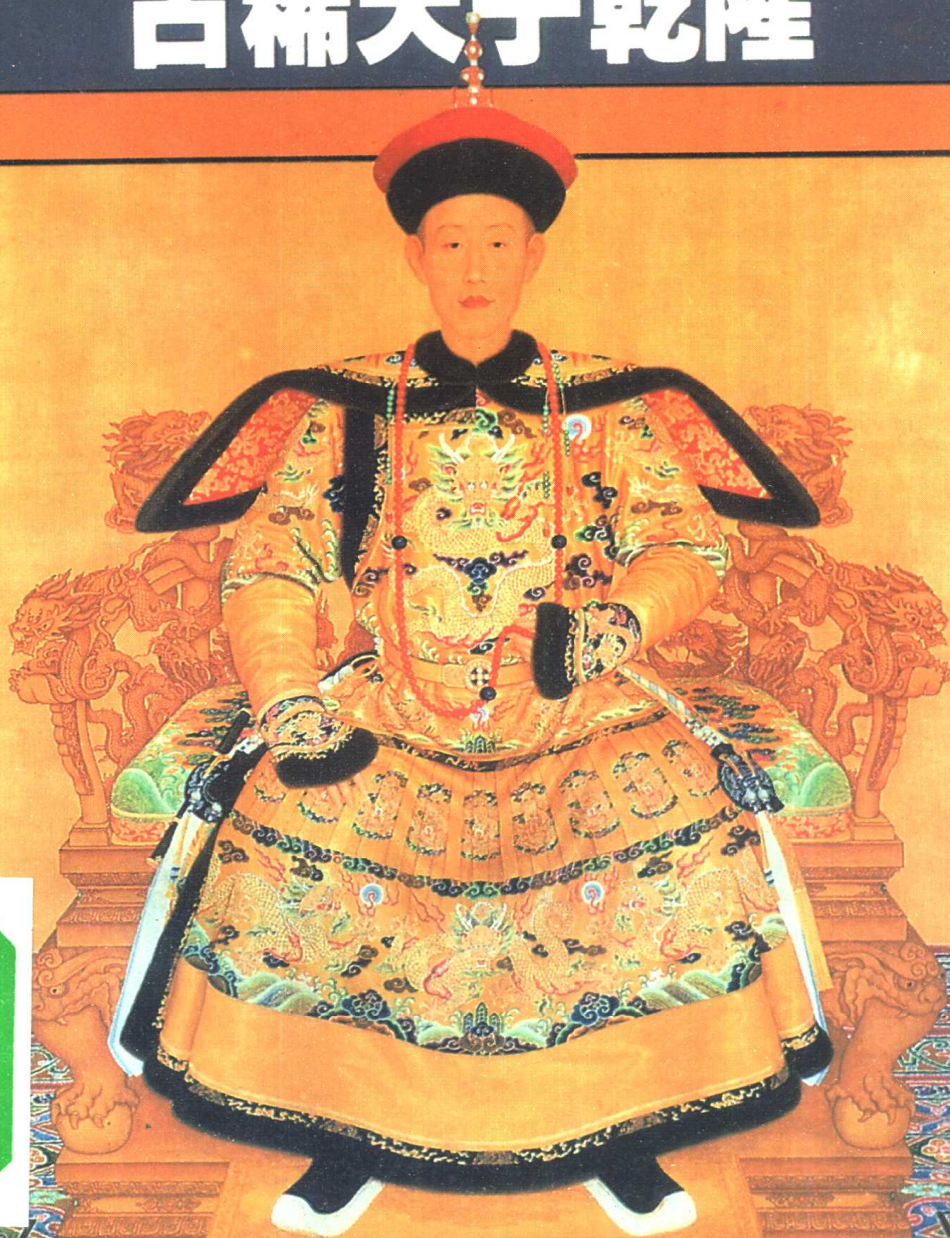


刘潞 编著

古稀天子乾隆





国防大学 2 060 6046 6

古稀天子乾隆

刘 潞 编著

商务印书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1994

内 容 简 介

在历史上，乾隆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；在民间，乾隆是一位风流天子，作为一个人，同时是位至高至尊的皇帝，乾隆究竟是怎样的？清代宫廷史专家刘澹女士，根据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，运用娓娓道来的文学笔法和朴实流畅的语言，在书中再现了乾隆皇帝血肉的一生。本书既有较强的文学性，又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值得一读。

古 稀 天 子 乾 隆

刘 澹 编著

商务印书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出版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重印

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1994年9月第一版 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199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：55

印数：0001—5000 字数：11万字

ISBN：7-5062-1801-1/K·1

定价：7.90元（WB9401/10）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已向商务印书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购得重印权
限国内发行

前 言

乾隆在清代十帝中，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。他登极后，改变了康熙执政过弛、雍正过苛的局面；安抚了康、雍年间因政治斗争而受到打击的大臣家眷，使朝野没有出现什么动荡。朝中政局的稳定、国库的充盈，以及他本人的远见，使他有条件解决当时存在的边陲地区的各种动乱。通过几次出兵新疆准噶尔、回部及大小金川等，不但使国家的疆域得以最后确立，而且还形成了有别于前代的、独特的民族政策，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最后巩固下来。正是基于这一点，我写了四、五这两章。

乾隆由于从小受汉文化的熏陶，加上他个人对汉文化的爱好，使他在推动文化发展上，起了相当的作用。如组织全国人力编书、刻书等。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只是当时编书中最突出的成果。当然，他既是一个统治者，就要肃清于他统治不利的种种舆论，如果要求二百年前的一个封建皇帝要具备兼容并蓄的民主作风，则我们今人就不够民主了。

尽管乾隆本人精力充沛，才能卓著，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衰亡这一历史时期。他绝无回天之力，来挽救日益没落的时局。因此，当乾隆中后期各地发生暴乱，特别是爆发了遍布半个中国的白莲教农民起事时，他一筹莫展，

只有哀叹、暴躁，最后在“惟翘首盼望红旗捷报”的呓语中死去。

乾隆一生，说得上是丰富多彩、曲折坎坷的。我写的这八章，只能算是乾隆一生的缩影。由于我接触到的史料多是乾隆在宫廷中的生活，所以八章之中我用五章来写他在宫中的活动，好在这些活动对于读者了解乾隆其人也是有帮助的。

书中所述人物，除了个别太监、宫女及个别小吏是我随意定名外，其他全部是当时当事之人；所述事件，除了为增强可读性，虚构了一些人物对话外，也全部有史可据。

刘 潞

1987年1月

目 录

前言	i
一、老皇爱少孙 青年得幸运	1
二、丧命因仙丹 新帝除僧道	11
三、同心成逝水 血泪洒东风	22
四、平定大金川 将相皆死罪	40
五、番部心向内 万里归故国	62
六、编书复焚书 功过谁评论	89
七、花甲得公主 掌上一明珠	118
八、八九太上皇 大权仍在握	142
乾隆皇帝诸后妃一览表	159

一、老皇爱少孙 青年得幸运

(一)

清代北京城内东北部成贤街一带，是京师重要的一隅。红墙黄瓦、松柏森森的孔庙和太学，占去成贤街的半条街。平时百姓尚可在此走动，但遇到皇帝祭孔或临雍讲学，这里就成为禁地。成贤街东，有一所颇具规模的王府，平时也是戒备森严。当时京中王府，在城里东南西北都可见到，独独这座王府，先出了雍正皇帝，后来又成为乾隆皇帝的出生地，就显得极不一般。不但规格高，还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。

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，皇四子胤禛得到贝勒的封号，离开皇宫，来到成贤街东这所宅第。十年后，胤禛晋升为雍亲王，他的居处，也就改称雍王府。胤禛在雍王府的十几年，过得还算顺心，能经常随侍皇父康熙皇帝出京巡狩，有机会在皇父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。但却有一件憾事时常萦绕心头，就是胤禛的子嗣不旺；不要说与生有四五十个子女的皇父无法相比，就是在诸兄弟之中，也属子女稀少者。胤禛在三十来岁时，已有了四个聪明可爱的儿子，但老大和老三都只有十来岁便夭折，而老二两岁即殇，仅剩下老四弘

时。他虽说也疼爱这个儿子，不过却因弘时的生母李氏是个汉人，且出身卑微——李氏的父亲李文烨仅是一名知府，为此胤禛心中常觉不快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八月中旬，胤禛宠爱的一个王妃、承恩公凌柱之女格格钮祜禄氏就要临盆了。胤禛心中忐忑不安，他盼望钮祜禄氏给他生下一个儿子；又担心生产不顺，母子归天。这可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平时就念经拜佛的胤禛，这时就更不能安居寝室了。他来到府内特设的佛堂中，焚香献花，然后坐在蒲团上，默诵《心经》，虔诚祈祷。

八月十三午夜，正当胤禛在佛堂诵经诵得昏昏欲睡时，两个太监急匆匆地进来禀报：“王爷大喜！送子娘娘给您送来一个大胖小子！”

这个喜讯，把胤禛连日来的困倦一扫而光。他从蒲团上跃起，拔腿就要去钮祜禄氏房中。转念一想，为了他们母子平安，还是等天亮再说吧。他对候在身边的太监说：“转告格格，让她好生静养。再告诉膳房，备上格格爱吃的几样点心，趁热送到格格房中。”

胤禛吩咐完毕，离开佛堂，回到寝殿，开始思索该给这盼望已久的儿子起个什么名儿。

按照康熙皇帝所定的规矩，皇孙辈应排“弘”字，第二个字则要含“日”字。胤禛头四个儿子就是这样起的名：弘晖、弘盼、弘昀、弘时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刚降生的儿子自然也要按“弘”字排下去。胤禛在殿内来回踱步，苦苦思索：“弘”字后用个什么字呢？弘者，大也。以往帝王常以弘字做年号，以期皇权永固。自己子嗣不旺，三个儿子都没保住，一场大病，就夭折而去。这个新生的儿子，但愿能活个大岁数。儿子寿命若长，自己大概就会有福分。那就叫“弘

曆”吧。“曆”字不但含有“日”，还有寿命之意。弘曆，可释为“大寿”，是个吉利的好名！

胤禛想到此，心中甚喜，他提起笔来，在一张红蜡笺上写上“吾儿，弘曆”（以下用简化“历”），命太监将此笺送递钮祜禄氏房中，然后带着满意的心情，上床歇息。

也可能上苍有眼，胤禛的祈祷祝愿有了理想的结果。弘历面目清秀，聪明伶俐，讨人喜欢。胤禛将此儿视为掌上明珠，弘历六岁时，就给他选定了师傅，让他勤读诗书，盼他早日成才。

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皇帝已六十九岁。这一年，几个皇子因储位引起的争斗，愈演愈烈，皇帝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，身体急速衰弱，不知哪一天就会被阎王爷招去。早日确定皇储，成为迫在眉睫之事。自认为有希望继位的几个皇子，都跃跃欲试，极力在皇父面前表现，以求中选。胤禛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世故圆滑，不像别人那般露骨，而是采取温和的手段，博得皇父的好感。

这年春天，胤禛别出心裁，在自己的私园——圆明园中，设一桌便宴，准备孝敬皇父。这园子是几年前皇父赏给自己的，与皇父的离宫畅春园毗邻。当时皇三子胤祉也得到皇父赏赐一园，就在西直门外。自那以后，胤禛就把胤祉看成自己的一个敌手，事事处处都要与他争高低。这次宴请皇父，便是他听到胤祉在皇父面前买好后采取的一种手段。

康熙皇帝很高兴地来到圆明园内牡丹台前，刚刚坐定，胤禛就上前叩头。

“臣儿见皇父宵衣旰食，日理万机，身心受累，倍觉心疼。只恨臣儿不才，不能为皇父效力分忧。现时园中牡丹开

得正盛，臣儿备下时新小菜，特请皇父赏花饮酒，消除疲惫。”

皇帝扫了一眼牡丹台前的宴桌，只见一张嵌螺钿紫檀方桌上，整整齐齐地摆了七八只青花釉里红瓷碗，里面盛放的，尽是三月里难以见到的桂鱼、鲥鱼、黄瓜、豆荚等等。皇帝心中不觉一喜：这老四还是老实、孝顺，竟把向祖宗荐新的菜蔬拿来与朕，难为他一片孝心。他含笑对胤禩道：“好，起来吧。这阳春三月，赏花饮酒，倒在其次，叙叙天伦之乐，毕竟是件畅快之事。把你的福晋和孩子们都叫来，咱们三辈人同吃个赏花家宴。”

胤禩只当皇父近来欠安，想借与儿孙吃酒娱乐轻松一下，谁想皇帝还有自己的打算。这半年多来，他一直用各种方式考察皇三子胤祉、皇四子胤禩、皇十四子胤禵，拿不定主意究竟该立他们之中谁为太子。皇帝对胤禩的办事干练还颇为赏识，不过又觉得他性情急躁，不像自己那么仁义宽容，担心神器一旦落入他手，便可能办出许多过头之事。那岂不坏了祖宗的大业？倘若他对其家眷有情有义，管教有方，倒还真能当太子。这会儿皇帝命胤禩去传其家眷，就有借机进一步观察之意。

胤禩的小聪明很是过人。他退下之后，很快便悟出几分皇父的心意。一直以来，从未听说过皇父召哪个皇子福晋和孙子们共进酒菜。就是在大内举行家宴，也只是后妃皇子们出席，皇子福晋是没有资格到场的，皇孙就更提不上了。今天他老人家这个举动，怕真是有所企图。若能属意于己，就是天意了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万万不能错过！他猛然想到自己的儿子可派用场。

这年胤禩除了弘时、弘历二子外，已添了弘昼与福惠两

子。不过弘时脾气孤僻，怕见生人，福惠又太小，只有弘历和弘昼比较灵敏，能讨他们皇祖的欢心。他决定只带这两个孩子去见皇父。

胤禛差人将弘历、弘昼叫到跟前，给他们拉拉衣襟，整整帽子，嘱咐道：“皇玛珥今天让你们陪他吃酒。他老人家最喜欢聪明听话的孩子，你们可要把平时学的诗书多给皇玛珥背上一些，给阿玛争气。”

弘历二人听到此话，频频点头称是，怀着一种兴奋的心情，随父亲疾步前往牡丹台。

弘历和弘昼尽管年龄相仿，又同时就学于同一师傅，秉性气质却相去甚远：弘历伶俐乖巧，喜欢逞强好胜；弘昼沉稳文静，不爱多言。这两个孩子能否在皇帝面前露脸，就只有靠上天保佑了。

胤禛带着弘历兄弟和他们的生母钮祜禄氏、耿氏来到皇帝面前。皇帝一见到这两个细眉大眼、白净俊秀，又一般高矮的孩子，心中就有几分喜欢。他一边命大家入座，一边和颜悦色地询问弘历二人平日学文习武的情况。

弘历和弘昼在皇玛珥面前的表现迥然不同。弘历不但能够流利地回答玛珥提出的各种问题，而且还能有所联想，说了不少他父王平时如何教他们兄弟学清语，读诗书的故事。而弘昼则只会一问一答。

弘历、弘昼一巧一拙，令皇帝兴趣大增。酒宴将毕，他微笑地指着弘历对胤禛说：

“这孩子着实叫人喜欢，朕欲将他留在身边教养，你们两口儿可舍得？”

胤禛一听，激动得心中怦怦直跳。他强按住心头的狂喜，拉过钮祜禄氏和弘历，一同跪下。

“这是臣儿的造化。臣儿终生感激不尽。弘历，快谢皇玛珥天恩！”

皇帝有孙儿孙女近百人，但受到他恩宠的却寥寥无几。弘历一听皇玛珥要将自己收养宫中，又惊又喜，赶紧随父王下跪，叩头谢恩。宴毕，他高高兴兴地随皇玛珥去畅春园了。

(二)

转眼到了七月，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到了。原来早在二三十年前，康熙皇帝为使大清王朝将士保持骑射武功，特在山峦起伏、河流纵横的喜峰口北，开辟了方圆数百里的围场，建立了不少行宫。其中最大的，便是热河行宫——避暑山庄。每年八月，他都要率大批王公大臣和八旗将士前去哨鹿狩猎。满语中，称“哨鹿”为“木兰”，这一活动也就被称作“木兰秋狝”。这次秋狝，皇帝除了命几名皇子随侍外，几个月前收养宫中的皇孙弘历，也奉命随驾热河。

七月的京城，还骄阳似火，但地处塞北的避暑山庄，却已金风送爽，秋色宜人了。园内湖水，清澄碧透；园外群山，色彩斑斓。在京师王府深宅中长大的弘历，见到这样秀丽的景象，欣喜异常，像一头欢快的小鹿，在皇玛珥身边蹦来跳去。被诸皇子争斗伤透脑筋的皇帝，见到小孙子如此天真烂漫，活泼可爱，烦恼立时消去了一半。他捋着胡须对弘历说：“小历儿，你自幼娇养京中，初来这塞北口外，可觉着习惯？”

弘历响亮的回答：“臣孙是太祖高皇帝的后代，身上流有太祖的血脉。想起太祖太宗在白山黑水驰骋征战，臣孙就什么都不在话下！”

皇帝一听，呵呵一笑，“好孩子，有志气！这才是咱们爱新觉罗的后代！明天玛珥带你一道进山围猎！”

皇帝欲带弘历进山，不单是出于对孙子的钟爱，他还要看看这孩子的骑射武功。满州人以马上得天下，作为大清国君，不可不看重武功。

弘历的火器教师，皇十六子庄亲王胤禄，听到此信，生怕自己这个徒弟在皇父面前丢脸，待弘历回到皇帝特赐的寝室——万壑松风，他就匆忙上门叮嘱：“明天随围，皇玛珥必要试你的枪法。只要你遇兽不慌，镇定沉着，牢记射枪法诀，定会中的。那就不光给你阿玛争了气，也让我这当师傅的露脸啦！”

弘历一心想赢得皇玛珥的夸赞，听到此言，不住点头，就盼第二天自己能射中一只走兽。

这次的围场，皇帝命设在热河以北的布敦河一带。那里有陡峭的岩壁，急湍的河流，飞禽走兽密集林间。早几年他曾在那里设过几个围场，每次射猎成绩都相当可观。这次带上弘历前往，自然也想让孙子开开眼。

弘历骑在一匹米色银鬃蒙古马上，“哒哒哒”地跟在皇玛珥身后一步不落。按照规定，围猎时随围将士组成包围圈，皇帝站在临时搭成的看城上观看。待将士们把野兽赶至看城前，皇帝才出城策马，引弓发矢。但皇帝却常常不待野兽来到就冲出看城。这回他索性不登看城，带着弘历及随行王公大臣，径直来到围中。

这里是林中一片空旷之地。几千名蒙古随围士兵埋伏在荆棘草丛之中，等待禽兽进入包围圈。弘历不知围猎的奥秘，只当此地没有野兽，心中不免有些沮丧：“第一次随皇玛珥随围，怎么竟看不到野物呢？”

他一手拉着马缰绳，一手握着一支平时学射击用的小火筒，有些心不在焉，不觉走出离皇玛珥几丈远的地方。忽然，他的坐骑抬起前蹄，扬起长颈，“嘶——”，“嘶——”地发出一阵震耳的长鸣。弘历毫无准备，几乎被马掀下鞍子。好在他平时学习马术用功，脑子又灵敏，他猛地用双腿一夹马肚，一拉缰绳，银鬃马稳稳地站定了。

“不要动！”身后传来皇玛珥凝重的低喝声。

弘历这才看清有一头七尺长的黑熊从林中窜出，正伸着前肢，向自己扑来。“砰”地一声，黑熊倒下了。弘历心惊胆战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皇玛珥正冲着自己微笑，他老人家手中的火筒还冒着清烟。

弘历翻身下马，跪到皇帝跟前，一头磕下：“皇玛珥天恩，救臣孙一命！”

皇帝一边招呼侍从将弘历抱到马上，一边说：“好孩子，没吓着吧。是你命大，这头蠢物才撞到朕枪口上。”

弘历感动得只会点头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晚上回到御营，皇帝向随围的和妃瓜尔佳氏讲起白天射熊之事，颇为感慨，“弘历这孩子命是贵重，眼看黑瞎子就扑上来了，他还挺安稳。说不定他的福分要大于朕躬啊！”

(三)

这次秋猕回京后，由于疲劳过度和外感风寒，皇帝原已衰朽的身体，更为羸弱了。到这年年底，他终于支持不住，在京西畅春园龙驭上宾，撒手而去。国家大权顺利地落到皇四子胤禛——雍正皇帝手里。

胤禛是与众兄弟经过若干年的残酷争斗，靠自己的韬晦

之计，赢得皇父信任而获取神器。这段经历，对胤禛来说，是永远也抹不掉的。他生怕弘历兄弟也会重蹈覆辙，所以即位不久，就着手安排对皇子教育之事。

胤禛一即位，举家便迁入紫禁城。他自己住在养心殿，把弘历几个皇子安置在家庙附近的毓庆宫，又亲自挑选了一批老实守本分的太监照顾皇子。但是没多久，他就觉着这个办法不太妥当。毓庆宫距寝宫养心殿和理政的乾清宫都比较远，自己日理万机，哪里能有那么多时间去查看儿子们的学业和起居？把皇子交给太监，将来说不定会出现像明天启（宪宗朱由校）那样的皇帝。他决定还是要把皇子放到自己眼皮底下，惟此才可安心。然而，让皇子与自己同居一宫又不合礼制，万一大臣们提出异议，又是一桩麻烦的事情。他思来想去，终于找到一条万全之计。

第二天奏折阅毕，胤禛带了几名太监，悄悄来到毓庆宫。一进宫门，就见弘历、弘昼正在院中与小太监们游乐嬉戏，丝毫也未察觉到他们的皇父已来到跟前。胤禛心中老大不快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他轻轻唤了一声“历儿！”这一声就像是禁令，院中几个孩子同时止住脚步。当他们知道了这是皇父驾临，又同时跪倒在地。

胤禛道：“历儿，昼儿，你们弟兄自从住进这毓庆宫，长进就不大。‘业精于勤，荒于嬉’，长此下去，头几年学的那点诗书就会全还给师傅。朕准备在乾清门内设一皇子书房，选几名当代名儒充任师傅。”

弘历一听皇父要在乾清门内为他们弟兄设书房，脸上不禁显出紧张之色。他知道乾清宫是皇父日理万机之所，把书房设在那里，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皇父身边，那就再没有自在的日子，只能是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”了。

胤禛似乎看出儿子的心思，于是又补充道：“就你们兄弟三人在那里念书未免寂寞，朕选了平郡王纳尔素之子福彭进宫伴你们读书。他身为郡王之子，还有些灵气，他老爷曹寅又是世代包衣，对你们是不会有二心的。”

说毕，胤禛便转身回内廷去了。

弘历知道皇父之命无法违抗，心中尽管老大不高兴，也只好从地上爬起来，回到自己房中收拾书籍，准备搬入新书房。

三天之后，弘历弟兄三人随太监来到乾清门内东侧新设的书房——上书房。

这是一间只有两丈多宽的南房。里面摆着四张高桌，四把椅子。每张桌子上都已经预备好书籍笔砚，几名太监与身穿一品袍服的官员站在门内一侧。那两位官员见弘历弟兄走进屋中，就准备曲膝行跪拜礼。总管太监张国忠一步上前拦住，道：“万岁爷有旨。按规矩大臣见阿哥要下跪行礼，但上书房师傅却要受阿哥一拜。若两位师傅实不肯受，请诸阿哥向师傅座位行礼。”

他又转向弘历弟兄说：“这位是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先生，这位是翰林院学士张廷玉先生，都是万岁爷特为阿哥挑选的上书房总师傅。”

弘历听过介绍，双手抱拳，冲着鄂、张二人的座位拜了三拜，开始了在上书房念书的日子。

二、丧命因仙丹 新帝除僧道

(一)

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弘历年满二十四岁。这时他已长成一个清秀洒脱、风流倜傥的英俊青年。这一年是弘历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机，他继承了皇位，成了名垂青史的乾隆皇帝。

不知何故，这一年的秋风起得特别早。还没出八月上旬，人们就相继换上了棉袍。地外西山的圆明园中一片萧索，显得格外冷寂。后妃的寝宫内，一早一晚都已用上炭盆。唯独雍正皇帝还没脱下夏装，只穿一件芝麻纱便服，还整天要喝冰镇玫瑰露。宫女太监无不感到奇怪。个别略知医道的人，暗暗为皇帝的身体担心，但慑于他的威严，谁也不敢说三道四。

胤禛自己的感觉并不好。他常觉头晕乏力，食欲不振。一天之中最怕过的就是夜晚，常常是数着自鸣钟声捱到天亮。

这天夜里，皇帝又彻夜未眠，直到次日凌晨还未能合眼。他烦躁已极，觉得再躺下去周身就要着火。于是他掀开